

冬日寻梦江南

张美丽

只因为在网上看到江南蜡梅花开的消息,立即决定在冬日里赴一场寻梦江南之旅。

短短几天里,下苏州、过镇江、游扬州,赏蜡梅、游园林、访古寺,心都被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、温柔、雅致沉醉了。那些在墙角、屋檐下、湖水边、古寺旁凌寒盛开的蜡梅,更增添了我对江南的痴恋。

苏州

走进虎丘塔、剑池,重温历史典故;留园的花窗、山石、树木、花卉独具雅韵;西园寺里善男信女虔诚膜拜,一派浓浓的佛教氛围;寒山寺里多处《枫桥夜泊》碑廊,感受跨越千年的孤寂与惆怅;夜晚,来到拙政园,跟着穿汉服提一盏小灯笼的导游,进行了一场“拙政问雅”之旅。设计者巧妙运用光影技术,点亮园林内亭台楼阁、山水、花木、书法、古画、摆件、苏绣等等景物,色彩斑斓的光,使它们变成流动的画;鹅卵石路上洒满点点萤火虫和纷飞的蝴蝶,月下品茗、听琴,弹琴者背后的墙壁上投影出的鹤,或飞舞或驻足,别有一番意境。听雨轩内,灯光与声音再现了雨打芭蕉的唯美画面。远香堂外,远处的北塔寺灯光璀璨。香洲水榭间,水磨



《游园惊梦》昆区宛转悠扬。暖黄的灯光从室内雕花窗棂里、宫灯里漫出,空气里流淌的都是温柔的气息。在光影特效下,园内各处墙壁上的枇杷树、彩蝶、圆月等,充满诗意与雅致,让人感受别样的拙政园,感受极致的中式浪漫。

镇江

因为辛弃疾的“何处望神州,满眼风光北固楼,”因为王昌龄的“寒雨连江夜入吴,平明送客楚山孤,”也因为王湾的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,”我专门来到镇江,在北固楼,赏“天下第一江山”圣境,体验“不尽长江滚滚流”的意境;甘露寺里寻访三国故事;西津渡里的青石板路、韶关石塔、待渡亭,诉说着千年古渡昔日的繁华;金山寺殿宇楼阁层层叠叠,慈寿塔巍然耸立,脑海中重温着“水漫金山”的故事;坐轮渡体验“京口瓜洲一水间”水上交通的便利。

扬州
漫步在瘦西湖的步道

上,虽然不是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的季节,但冬日的湖岸边依然垂柳依依,湖面碧波荡漾,杜牧诗中令我向往了多年的二十四桥静立于水面,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,”时光流转了千年,这画面还是如此生动;在五亭桥、白塔、钓鱼台,看不同的美景,听不同的故事;打卡藕香桥、鬼庄、徐园、熙春台、长堤春柳等87版《红楼梦》取景地,回想着剧中一幕幕场景;蜡梅、红梅、白梅缀满枝头,疏影横斜,暗香浮动,脑海中搜寻着描写梅花的著名诗句。徜徉在长长的瘦西湖画卷里,内心也是充满诗意的。

这一趟江南行,小桥流水、白墙黛瓦、吴侬软语、精致的园林、古寺、房屋、厅堂等等,就连路边桂花飘来的淡淡香气,静静绽放的大红色的茶花,都让我感受到江南独有的诗情、温柔、雅致。

(作者单位:屯兰选煤厂)

文昌阁有感

武建维

登上台阶
内心虔诚万分
愿望默默念出
文脉浸进我的血脉里

七月二十五的节日
乡亲送上新鲜水果还有点心
我在这一道川里
听着一辈一辈讲的故事和一个一个的传奇

村庄里
自豪的言语飞扬的神采
有文曲星下凡
才有文昌阁的辉煌

接受我的膜拜
屯兰川的庄里的心里的
偌大地方飞阁流丹
檐角的风铃随风摇曳出久久回声
(作者单位:马兰选煤厂)

画境乌江

连晓明(屯兰矿)



太阳石

有你的雪

龚玉新

有你的冬天就像一场雪
看似凛冽
却并不萧瑟
一个人走在雪后街巷
风雪中的守候
暖意心底涌流

冬天
是停留的四季
地上的花谢了
天空的雪花
却正下着

这太遥远的美丽
哪里比得上你
有你的一场雪
是我此生最美的景
有你的每一天
是我此生难遣的梦

(作者单位:电力公司)



在冬的余威与春的序曲之间

张冬

冬天的“五九”,旧时民谚有言:“五九六九,沿河看柳。”这短短八个字,最精炼地道出了这个节气的神髓——那是一种坚冰深处、地心回暖的微妙悸动。

五九时节,严冬的骨架还在,但内里已开始酥软。河面上的冰,不再是铁板一块的青灰色,边缘处被看不见的暖意啃噬出蜂窝般的孔隙,中午阳光好的时候,甚至会听见冰层下传来“喀啦”一声闷响,那是封印了一冬的河水,轻轻翻了个身。岸边的垂柳,远看仍是枯褐纷披,了无生气;但你若走得够近,托起一根枝条细看,便会发现那些看似僵硬的芽苞,已经胀得鼓鼓的,撑开紧裹的深褐色鳞片,露出一小点娇嫩得惊人的黄绿尖儿来。那



颜色如此之淡,如此之新,仿佛不是从枝头生出,而是昨夜才由春风蘸着淡彩,轻轻点上去的。

风也变了味道。腊月里的风,是刀子,是针尖,带着干硬的哨音,刮在脸上生疼。五九的风,虽然依旧寒冽,却失了几分锋芒,多了一丝水润的、泥土苏醒的气息。它拂过脸庞时,你会觉得,那冷意不再是攻击,而更像一种清醒的抚摸。

人们也跟着这天地之气活泛起来。老人们会在这个时节,格外关注厨房里挂着的腊肉,用手按一按,点点头:“地气通了,是时候拿出来蒸了。”午后阳光最好的墙根下,又开始聚起闲聊的人。大家的话头,也自然而然地从“这天真冷”,转向了“眼看就要

开春了”。言语间,扫尘、备种、筹划新一年光景的心思,都如柳苞般暗自萌动。

五九实在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过渡。它一边是冬的余威,一边是春的序曲。它告诉你,最难熬的、万物噤声的时节已经过去。尽管料峭犹存,但那股主宰天地的寒流,其势已衰,其力已竭。所有的变化都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发生:在冰层之下,在树皮之内,在冻土的深处,更在人的心底。

那沿河所见的第一抹柳色,便是天地寄给人间的一封简短口信,上面只写着:“在路上”。于是,看柳的人,心里便有了光,有了底,可以拍拍身上的寒气,转过身,安稳而笃定地,走回那烟火袅袅的万家灯火。

(作者单位:屯兰矿)